

托尔斯泰小说系列

И. И. Тургенев

外文出版社
上海远东出版社

克鲁采奏鸣曲

中短篇小说 (1872-1902)

草婴译

托尔斯泰小说系列



克鲁采奏鸣曲

中短篇小说

(1872-1902)

草婴译

外文出版社

上海远东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克鲁采奏鸣曲/(俄)托尔斯泰(Толстой, Л. Н.)著;草婴译.

—北京:外文出版社,1997

(托尔斯泰小说系列)

ISBN 7-119-02008-0

I. 克… II. ①托… ②草…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俄罗斯-近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俄罗斯-近代 IV. I51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01090 号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克鲁采奏鸣曲

列夫·托尔斯泰 著

草 婴 译

责任编辑 孙海玉

装帧设计 陶雪华

美术编辑 蔡 荣

*

外文出版社

(中国北京百万庄大街 24 号)

邮政编码 100037

上海远东出版社

(中国上海市冠生园路 393 号)

邮政编码 200233

联合出版

煤炭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1997 年(34 开)第 1 版

1997 年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7-119-02008-0 / I·451

定价: 18.50 元(平)



托尔斯泰 (1828-1910) — 俄国作家。出身贵族。一生反对专制统治，同情下层人民，宣扬人道主义，提倡真、善、美。创作丰富，作品真实反映俄国社会生活，艺术性极高，被公认为19世纪世界文学高峰，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尤其得到世界各国广大读者的喜爱。还写有自传体小说《童年·少年·青年》和数十篇中短篇小说，如《塞瓦斯托波尔故事》、《哥萨克》、《伊凡·伊里奇的死》、《克鲁采奏鸣曲》、《霍斯托密尔》、《谢尔基神父》、《舞会以后》、《哈吉穆拉特》等。剧本有《活尸》、《教育的果实》、《黑暗的力量》等。此外还写有大量政论、艺术论文、书信和日记。



草 婴，浙江镇海人，生于1923年，原名盛峻峰。1941年苏德战争发生后开始为《时代》、《苏联文艺》等刊物译稿。50年代主要翻译苏联作家肖洛霍夫作品。1960年起翻译托尔斯泰小说集《高加索故事》，于1964年出版。“文革”期间被迫停译。

1977年起系统翻译托尔斯泰小说，即“托尔斯泰小说系列”，包括：

- 《战争与和平》
- 《安娜·卡列尼娜》
- 《复活》
- 《童年·少年·青年》
- 《一个地主的早晨》
- 《哥萨克》
- 《克鲁采奏鸣曲》
- 《哈吉穆拉特》

此外还译有莱蒙托夫长篇小说《当代英雄》。

1987年在莫斯科国际翻译会议上获“高尔基文学奖”。

克鲁采奏鸣曲

目次

1	高加索俘虏
30	人靠什么生活
57	一个人需要许多土地吗
73	傻子伊凡的故事
104	雇工叶密良和空大鼓
114	霍斯托密尔
159	疯人日记
172	伊凡·伊里奇的死
235	小俄罗斯传说《四十年》的结尾
241	三个儿子
245	苏拉特的咖啡馆
254	克鲁采奏鸣曲
344	《克鲁采奏鸣曲》跋
358	魔鬼
418	弗朗索瓦丝

428	代价太高
433	因果报应
445	年轻沙皇的梦
457	寓言三则
466	东家与雇工
520	谢尔基神父
576	树皮屋顶上蜂窝的两种不同历史
581	地狱的毁坏和重建

未完成稿

603	母亲
616	谁对？

高加索俘虏

(往事)

—

高加索有位军官，出身贵族，名叫齐林。

一天，他收到家里老母来信。她在信里写道：“我老了，很想在死以前再看爱儿一眼。你来给我送终，把我落葬，然后平平安安回部队去。我还给你找了个媳妇：人又聪明，又漂亮，又有财产。你要是喜欢，可以娶她，从此留在这里。”

齐林考虑起来：“老太太身体的确很差，说不定真的要见不着她了。我得回去一下；姑娘要是长得俊，结婚也可以。”

他向团长请了假，跟同僚们告了别，请下属喝了四桶伏特加，动身回家。

当时高加索在打仗。大路上不论白天黑夜都不能通行。俄罗斯人只要一离开要塞，不管骑马还是步行，鞑靼人就会把他打死，或者劫到山里。因此上面规定，要塞之间一星期两次由士兵护送，头尾都是士兵，老百姓夹在中

间。

事情发生在夏天。那天天一亮车队在要塞外集合，护送兵也来了，大家上路。齐林骑马，他的行李车夹在车队中间。

他们要走二十五俄里路。车队走得很慢，一会儿士兵停下来歇脚，一会儿谁的车轮掉了或者马站住不走，大伙儿只得停下来等。

太阳已过中天，车队才走了一半路。路上尘土飞扬，烈日炙人，酷暑难当，无处可以藏身。一片精光的原野，路上没有一棵树，也没有一丛灌木。

齐林独自骑马走在前头，他停下来等着车队。他听见后面的号角声，知道车队又休息了。齐林想：“不用士兵护送，我一个人走怎么样？我的马很好，遇上鞑靼人，我可以跑掉。走不走？……”

他站在那里考虑着。一个叫科斯狄林的军官背着枪骑马跑上来说：

“齐林，我们自己走吧。我累坏了，真想吃点东西。天气又热，我身上的衬衫都快拧得出水来了。”

科斯狄林是个胖子，脸色通红，满头大汗。齐林想了想说：

“你的枪装上子弹了吗？”

“装上了。”

“那好，咱们走吧。只是说定了，千万别走散。”

他们骑马沿大路走去。这一带是草原，视野很开阔。他们一面说话，一面向两边张望。

一走完草原，就有一条大路穿过两山之间的峡谷。齐林说：

“得跑到山上看看，万一有人从山后冲出来，你也看不见。”

科斯狄林却说：

“看什么？往前走就是了。”

齐林没有听他的话。

“不，”他说，“你在下面等一下，我去看看就来。”

他纵马由左边上山。齐林骑的是一匹猎马（是他花一百卢布从马群里买来的一匹小马，亲自调教长大的），那马仿佛插了翅膀，飞也似地把他带上峭壁。刚登上山头一看，在他前面约五十俄丈^①的地方站着一群骑马的鞑靼人，大约有三十个。他一看见他们转身就走。鞑靼人也看见了他，纵马向他跑来，一面跑，一面从枪套里拿出枪。齐林全速向峭壁下驰去，对科斯狄林叫道：

“把枪拿出来！”同时心里对马说：“宝贝，挺住，别绊脚，你一绊，我就完了。只要拿到枪，他们就抓不住我了。”

科斯狄林一看见鞑靼人，也不等齐林，就拼命向要塞跑去。他的鞭子忽左忽右地抽着马，在滚滚的尘土中只看见马尾巴在不断摆动。

齐林一看，事情不妙。枪被带走了。单凭一把刀是对付不了的。他想勒转马，回到士兵那儿逃命，却看见有六个人从边上向他冲来。他的马很好，但他们的马更好，而且是向他横冲过来的。他想减速掉头往回跑，可是马在往前飞奔，他勒不住，竟向他们直冲过去。他看见一个红胡子鞑靼人骑一匹灰马正在逼近他。那鞑靼人尖声叫嚷，龇牙咧嘴，手里端着枪。

^① 约一百米。

“哼，”齐林想，“我可知道你们这些恶鬼。要是把我活捉，你们就会把我投入牢里用鞭子抽打。我不能让你们活捉。”

齐林个儿虽不高，胆量可不小。他拔出马刀，纵马直奔红胡子，心里想：“我不是用马撞，就是用刀砍。”

齐林跑到离他还有一马距离的地方，有人从背后向他开枪，子弹打中了马。马噗通一声栽倒在地上，把齐林的一条腿压住。

齐林想爬起来，可是有两个臭烘烘的鞑靼人坐到他身上，把他的胳膊扭到背后。他拼命挣扎，甩掉身上的鞑靼人，可是又有三个鞑靼人跳下马来，用枪托敲打他的脑袋。他眼睛发黑，身子摇晃起来。鞑靼人把他抓住，从鞍子上解下备用的马肚带，把他的双手反绑，打了一个鞑靼式的结，把他拖到马鞍旁。他的帽子被打落，靴子被剥下，全身被搜遍，钱和表都被拿走，身上的衣服全被撕破。齐林回头看看他的马。这可怜的畜生仍侧身躺着，只有四脚还在空中乱踢，触不到地面；头部有一个洞，洞里不断涌出黑血，周围一俄码^①的尘土都被血浸透了。

一个鞑靼人走到马跟前，动手解鞍子。马一直在挣扎，鞑靼人拔出匕首把它的喉管割断。喉咙里发出嘶声，它抽搐一下就断了气。

几个鞑靼人解下马鞍、挽具。红胡子骑上马，另外几个鞑靼人把齐林抬到他的马背上，用皮带把齐林和红胡子拦腰捆在一起，免得他从马上滑下，然后把他驮往山里。

① 一俄码合〇·七一米。

齐林坐在鞑靼人后面，身子左右摇摆，脸撞着鞑靼人臭烘烘的脊背。他只看见前面鞑靼人强壮的脊背、筋脉毕露的脖子和帽子底下剃得发青的后脑勺。齐林的脑袋被打破，眼睛上的血凝住了。他在马上既不能变换姿势，也不能把血擦去。他的双手被绑得太紧，锁骨疼得受不了。

他们翻山越岭，走了很久，又涉过一条小河，走上大路，进入谷地。

齐林很想看清他们走的路，但眼睛被血糊住，身子也不能转动。

天黑下来了。他们又过了一条小河，开始攀登石山。已能闻到炊烟的味道，群犬叫个不停。

他们来到一个山村。鞑靼人都下了马，鞑靼孩子聚拢来把齐林团团围住。他们高兴地尖叫，向他投掷石子。

鞑靼人赶开孩子，把齐林从马上解下，叫唤工人。来了一个诺盖人，他颧骨很高，只穿一件衬衫。那衬衫已很破烂，露出整个胸膛。鞑靼人向他吩咐了一番。那工人拿来一副足枷：两块装有铁环的桡木，其中一个铁环上有锁孔和挂锁。

他们给齐林解开双手，戴上足枷，把他带到一间板棚。他们把他往板棚里一推，锁上门。齐林倒在马粪上。他歇了歇，在黑暗中摸到软和点的地方躺下来。

二

齐林几乎通宵没有合眼。昼长夜短，他从墙缝里看见天已蒙蒙亮。齐林爬起来，把墙缝挖得大些，往外张望。

他从墙缝里看见有一条路通到山下，右边有一座鞑鞑式平顶石屋，屋旁有两棵树。一条黑狗躺在门槛上，一只母山羊带着几只小尾巴一翘一翘的小山羊在屋外走来走去。他看见一个年轻的鞑鞑女人从山下走来。她身着花衬衫，没系腰带，穿着长裤和靴子，头上垫着一件长衣，顶着一只洋铁大水罐。她弯着腰走路，脊背微微抖动，手里拉着一个只穿衬衫的光头孩子。鞑鞑女人顶着水罐走进屋里。昨天那个红胡子从屋里出来，身穿绸大褂，腰带上插着一把银匕首，赤脚套着一双软鞋，头上一顶黑羔皮高帽推在脑后。他走到屋外，伸了个懒腰，抹了抹红胡子。他站了一会儿，对工人吩咐了几句话，走了。

后来有两个孩子骑马去饮水。马嘴和鼻子都是湿漉漉的。又有几个光头孩子跑出来，他们都只穿一件衬衫，没有穿裤子。他们聚在一起，走到板棚前，拿树枝往墙缝里捅。齐林对他们大喝一声，孩子们吓得尖声直叫，飞跑开去，只看见他们的光膝盖一亮一亮。

齐林渴得要命，很想喝水。他正希望有人来查看，忽然听见板棚的门锁响。红胡子走进来，同来的还有一个身材略小、脸色黝黑的鞑鞑人。这个鞑鞑人眼睛乌黑，脸色红润，留山羊胡子，剃平顶头。他乐呵呵的，脸上一直挂着笑容。这个黑脸鞑鞑人衣着更讲究，蓝色绸大褂上绣有金银线，腰里插着银柄大匕首，脚穿红色山羊皮软鞋，鞋上也绣有金银线，软鞋外面套着一双厚皮鞋；头上戴着一顶高高的白色羔皮帽。

红胡子走进来，嘴里说着什么，仿佛在骂人，然后站住，用臂肘支着门框，转动匕首，像狼一样斜睨着齐林。黑脸很活跃，仿佛全身都是弹簧，不断来回踱步。他走到齐

林跟前蹲下，露出牙齿，拍拍齐林的肩膀，急急地叽哩咕噜说着他们的话。他挤挤眼睛，弹着舌头，不断地说：“乌国佬，好！乌国佬，好！”

齐林一点也不懂，就说：

“喝，给我点水喝！”

黑脸笑了。

“乌国佬好，”他说个不停。

齐林用嘴唇和手示意他要水喝。

黑脸明白了，笑起来，望望门外，喊道：

“季娜！”

一个十三四岁的瘦女孩跑进来，她的相貌很像黑脸，看样子是他的女儿。她长着一双乌黑的眼睛，脸蛋漂亮。她穿一件宽袖蓝色长衬衣，不束腰带。衬衣的下摆、胸部和衣袖上都有红色滚边。她穿着长裤，脚穿软鞋，外套一双高跟皮鞋；脖子上挂着一串银币，都是半卢布的。她没有包头巾，留着一条乌黑的辫子，辫子上扎着缎带，带上吊着金属片和一个银卢布。

父亲吩咐她去做件什么事。她跑出去，回来提着一个小洋铁罐。她给了他水，蹲在地上，两个膝盖竖得比肩膀还高。她蹲在那里，睁大眼睛看齐林喝水，仿佛看着一头野兽。

齐林喝了水，把水罐还给她。她就像一只野山羊那样跳开去，逗得她爹都笑起来。他又差她到什么地方去。她拿起水罐跑掉，接着用一块圆板端来淡面包，又蹲下来，弯下腰，目不转睛地瞧着齐林。

鞑靼人都走了，板棚又锁上。

过了一会儿，那个诺盖人走过来对齐林说：

“哎达，老板，哎达！”

他也不懂俄语。齐林猜想是叫他到什么地方去。

齐林戴着足枷迈不开步子，走路一瘸一拐。他好不容易跟着诺盖人走出板棚。他看见这里是个鞑靼人的村子，有十来户人家，还有一座带小塔楼的鞑靼教堂。一座房子旁边停着三匹备鞍的马，由几个孩子拉着。那个黑脸鞑靼人从房子里跑出来，招招手要齐林过去。他脸上挂着笑容，嘴里说着鞑靼话，走进屋去。齐林跟着他走进去。正房很好，墙壁都用泥抹得溜光。前面靠墙摆着花花绿绿的垫子，两旁挂着贵重的壁毯，壁毯上挂着步枪、手枪和马刀，都镶着银饰。一边墙脚有一个齐地面的小灶。地是泥地，像打谷场一样干净，前房全部铺毡毯，毡毯上再铺地毯，地毯上摆着羽绒垫子。鞑靼人——黑脸、红胡子和三个客人都只穿软鞋坐在地毯上。他们背后摆着羽绒靠垫，他们前面的圆板上放着黍饼，杯子里盛着化开的牛油，酒罐里盛着叫布扎的鞑靼啤酒。他们用手抓着吃，两手都沾满了油。

黑脸霍地跳起来，吩咐让齐林在旁边光地上坐下，自己又回到地毯上，招待客人吃饼喝酒。诺盖人让齐林坐好，自己脱下套鞋放在门口别的套鞋旁，然后坐在靠近主人的毡毯上。他瞧着他们吃喝，不断擦口水。

鞑靼人都吃了饼。这时有个鞑靼女人走来，她身穿像女孩一样的衬衫，下身穿着长裤，头上包着头巾。她拿走牛油和饼，端来一个精美的洗手盆和一只尖嘴水罐。鞑靼人一个个洗手，然后双手合十跪下来，向四方吹口气，念起祷词来。他们用鞑靼话交谈。然后，一个鞑靼客人向齐林转过身，用俄语对他说：

“你被卡济-穆哈默德俘虏了，”他说着指指红胡子，“卡济-穆哈默德把你让给阿卜杜尔-穆拉特，”他指指黑脸。“阿卜杜尔-穆拉特现在是你的主人。”

齐林不作声。阿卜杜尔-穆拉特开口了。他指着齐林笑着说：

“乌国兵，乌国佬好。”

翻译说：

“他命令你写封信回家，叫家里寄钱来赎。钱一到，他就放你。”

齐林想了想，说：

“他要很多赎金吗？”

鞑靼人商量了一下，翻译说：

“三千卢布。”

“不行，”齐林说，“这么多钱我拿不出。”

阿卜杜尔站起来，挥动双手，对齐林说个不停，仿佛他能听懂似的。翻译说：

“那么你给多少？”

齐林想了想，说：

“五百卢布。”

鞑靼人听了这话都嚷嚷起来。阿卜杜尔对红胡子大声吆喝，叽里呱啦，口沫四溅。红胡子只眯缝着眼睛，一个劲儿弹舌头。大家都静下来，翻译说：

“主人嫌五百卢布赎金太少。他为你自己就付了两百卢布。卡济-穆哈默德欠了他的钱。他拿你来抵债。三千卢布，少一个钱也不行。你不写信，就让你蹲土牢，吃鞭子。”

“哼，”齐林想，“同他们打交道越害怕就越倒霉。”他

站起来说：

“哼，你对这狗东西说，他要是威胁我，我一个钱也不给，信也不写。我不怕，我不怕你们这些狗东西！”

翻译把话转告他们，大家又嚷开了。

他们叽里呱啦地议论了一番。黑脸站起来，走到齐林跟前。

“乌国佬，”他说，“好汉，乌国佬，好汉！”

他说着笑起来，对翻译说了一句话。翻译就说：

“你给一千卢布吧。”

齐林坚持说：

“五百卢布，再多不给。你们要是把我打死，那就什么也拿不到。”

鞑靼人商量了一下，把诺盖人派到什么地方去，然后一会儿瞧瞧齐林，一会儿望望门口。诺盖人回来了。一个衣衫褴褛的胖子赤着脚，跟着他走进来，也戴着足枷。

齐林认出是科斯狄林，大吃一惊。原来他也被俘了。鞑靼人让他们并肩坐下，他们就向对方讲述自己的情况。鞑靼人都望着他们，不作声。齐林讲了他的遭遇。科斯狄林说他的马站住不肯走，枪又没打响，这个阿卜杜尔追上他，就把他俘虏了。

阿卜杜尔跳起来，指指科斯狄林，嘴里说着什么。

翻译说，他们两人现在都归同一个主人，谁先付赎金，谁先出去。

“你看，”鞑靼人说，“你老是发脾气，你的同伴可老实了。他写信回家，叫家里寄五千卢布来。我们会给他好吃好喝，不会亏待他。”

齐林说：